到大孝堡村看你

□ 马明高

“俺是咱孝义大村里的厮儿。”

五月一日,山西孝义胜溪湖森林公园里的大草坪上,在“五一”黄金周文旅活动启动仪式上,面对着人山人海,央视原著名主持人任志宏的一句地地道道的乡音老腔,激动了无数的孝义父老乡亲们,他们发出了强烈而狂热的欢呼声。

其实,我们都是孝义大村的厮儿。

大村,就是孝义的大村里,也叫大孝堡。可是,大村里的叫法要比大孝堡古老得多,至少也在唐宋那个时候。

大孝堡村,我也记不得自己去过多少次了。但我知道,我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去大孝堡村。去大孝堡就是为了看你。

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啊!

我在长长的大孝堡的那条明清老街上找你。我在古色古香的那座李家大院里找你。我在李家大院院里那些古韵悠远的老牌匾上找你。我在李家大院里那些灰暗而精致的石雕、砖雕、木雕上找你。

终于找到你了。

其实,你就在那里一直静静地站着,你就在那里白昼黑夜里一直立着。我多少次路过那里,经过你的身边,我奇怪我怎么就没有看见你呀!你从来不大声张扬,你永远就是那样体面老实,你永远就是那样憨厚质朴。你的样子,在现在人们的眼里就是“死没出息”“愚不可及”,至少也是“死眉处眼”“一下也不活套”。因为现在的好多人早把你忘了,甚至彻底地忘了。我在看到你的一瞬间,我的眼泪不由得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你那粗糙而坚硬的脸颊……

你,就是一直立在李家大院门口的那块细长的石碑——“唐孝子郑兴故里”碑。

我对现在“大村里的厮儿”李景耀说,你不应该让它立在这儿,你应该让它立在大孝堡村最显眼耀眼的地方,你起码也是应该正儿八经地建一个大亭,把他郑重其事地请在里面,立在那里。

其实,这不仅仅是李景耀的事儿,也不仅仅是大孝堡村的事儿,应该是我们孝义所有人的事情,我们应该郑重其事地把唐孝子郑兴的孝道精神恭请出来,弘扬起来。

其实,这块碑不是真的,是一块仿制的碑,是李景耀为了认祖寻宗,从市皮影木偶艺术博物馆里认真而庄重地仿制回来的一块碑。当然,博物馆里的那块真碑最早就是大孝堡四个堡门的嵌石之一。历经世事沧桑,古老的大孝堡逐渐破败不堪,四分五裂。四条嵌石丢的丢,散的散,成为“破四旧”的封资修,已经无人搭理。好在上世纪80年代,孝义修建皮影木偶艺术博物馆,文化人朱景义先生遍布孝河大地,收罗有关皮影木偶艺术的老物件,收藏演出皮影木偶戏的老戏台,看见那条被扔在院里的废弃嵌石石条,便也收拾到了博物馆里。

郑兴就是隋唐时期“大村里的厮儿”。明嘉靖三十二年张冕所著《孝义县志》中记载:“唐贞观元年(627),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太宗李世民敕改县名为孝义县。”《唐孝子郑兴故里考略》记叙得较为详细:“孝子郑兴,隋人也。祖居汾州永安县永安堡。幼有志性,终日力勤稼穑,奉养高堂,家境较为贫寒。父卒,兴数日水浆不入口,三载守墓。母久病不愈,兴服侍床前,衣不解带,足不失履。母想吃肉丸汤,兴割股为羹。事传天下,人皆感动。汾州令房玄龄闻之曰:割服奉亲,乃世之奇事。至此,民间始有‘郑兴奉亲’之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改纪元为贞观,是为太宗,房玄龄作内相。一日,君臣议事,谈及汾州永安县与四川涪州永安县同名,宜改其一。有无奇闻轶事,可供参考?房玄龄便讲郑兴割股奉亲之事与太宗,太宗听得动容,脱口而言:此人有孝有义,可为大孝也。房相听此言极妙,立即传旨,御赐更郑兴故里为‘大孝堡’,易邑县为‘孝义’。遂改邑之胜水为‘孝河’,邑之义虢河为‘义河’。并在《祭孝子郑公文》中写道:‘惟神至诚格天,纯孝达帝,花封赐名,实田公赐。南北两河,流孝流义……’郑兴虽为隋人,然名出于唐,故世人称之为‘唐孝子’。后于四门嵌石‘唐孝子郑兴故里’。”

清明时节的雨水夜里刚刚洒过,东西走向的明清一条街穿村而过,干净而宽阔的街道上那些细小的坑坑洼洼里,还留藏着昨夜留下的雨水,清澈透亮,反射出天空的明净蔚蓝。呼吸着暮春初夏的清香空气,望见这条老街上有近半是半宅院,房屋数百间,老东院、新东院、西院连成一片,幽深古朴,错落有致,还有旧的商铺门店灰暗破旧,一副过去时代的老面孔。我想起了明嘉靖进士赵纳为祭祀郑兴而修建的天经地义庙的记文,他在记中说,我们应当心其贤心,而非固欲其贤之一所为之迹也。他还写过一篇《明伦堂记》,他不是去写建造明伦堂的过程,而是借明伦堂的功用来讨论孝子郑兴的孝行意义何在,他说:“郑子之孝,虽其意念之诚,有不可假,然律之以夫子之道,盖非中庸之可常行者,圣世之所不贵也。吾侪果能由中庸之理,措之常行,自良知良能之切者但达之天下之事,则所以通于神明,塞乎天地,举之越比。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余虽不敏,愿与诸君近援吾邑之所以得名者,而要诸夫子之道,以对扬圣明之训焉。”,这样看来,他也应该是个“大村里的厮儿”。

路北北院基址高筑,规模宏大,为民国时期的中西结合的新式建筑群。这就是李家大院,孝义东川最为著名的清朝举人李元晋先生的院子。李景耀主持开办的德孝文化园就在这里边。雄伟的大门额上雕刻着“高风潔第”。进了院里,拾级而上一坐东朝西的门,见门额上刻着“遵司马训”,想起司马光《资治通鉴》里的几句话,“择善人而交,择善书而读,择善言而听,择善行而从”。走了西门,才觉得里面别有洞天,豁然开朗。主楼为二层,东西厢房大而高。主院偏院相依,院连院,院通院,院套院,妙趣横生,大气恢宏,鼓石明柱,庄重典雅,斗拱翘檐,生动活泼,雕梁画栋,细腻亮丽,让人顿感舒适与惬意。红灯笼高挂,彩花蓝垂地。一片火红热闹之中,文化园开园,“文鸣会”挂牌。

“文鸣会”自然与普化寺有关。普化寺过去就在大孝堡村东北边上。其初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后经宋景祐二年(1035)、明万历九年(1581)、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等数次大的扩建和修葺,在周边地区名声很大。就是因为在明嘉靖年间,孝义的几个书生即霍冀、梁明瀚、张文、张艾、张芹在这里结友伴读,成立“文鸣会”,互相启发,交流心得,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并都一一中举为官,成为当地一大奇闻。因此,民间认为这里有发人性灵之佛气,引得明清两代好多读书人每年都要来普化寺焚香朝拜。可惜上世纪50年代村里的人为了建设学校而把旧寺院都拆毁了。幸有桥北村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梁明瀚有文章《重修普化寺记》,记录了当时的胜景:“县之东三里许大村有普化寺,创自国朝永乐二年。正殿高明两庑,拱向堦前,翠柏参天,牖外苍松团盖。中有观音画阁,金碧辉煌。东西各方丈一所。周围田二十亩,僧徒耕稼以赡焚修,阒寂深邃,离民居绝远。静坐足以养道心,观远可以涤俗虑,固一方胜境也。”就是在这一方胜境中,他们晨起早读,夜躬案写,切磋成风,“作文既成,必加点窜,彼此虚心,不少阿谀,析之极其精。而后,已真有直谅多闻之益,因名之曰‘文鸣会’。”他们也不愧于是“大村的厮儿”。

从李院大院出来,我又来到你的身旁,用手抚摸着你那粗糙而坚硬的面颊,心里说,郑兴啊,你也是一介书生,但你没有他们的好运,你家境贫寒,体面老实,无官无禄,平凡普通,但你却用自己的身体与行动,传承了孔夫子流传下来的仁爱之心与君子之道,光大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弘扬了中华文化中的书生本分精神,成为闻名天下的“唐孝子”。但是,现在好多人都把你这真正的“大村的厮儿”忘了。第二年清明,又要举办第二届德孝文化节了,李景耀问我在祭祀大会上讲什么呢?我说,我就讲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祭祀郑兴》吧。

站在你的身旁,我久久地凝视着“唐孝子郑兴故里”这几个清秀雅正的大字,由“大村的厮儿”,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曾在孝义大地上建功立业的雄才大略魏文侯。我知道,魏文侯,名斯,是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我不知道,孝义方言里的“厮儿”是怎么来的,但我隐隐约约觉得与魏斯的“斯”字应该有点关系。魏文侯作为“孝义的厮儿”,久居兹氏、平周(孝义上古时期的县名),经营保障,修健大城,防御求固,大胆改革,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开拓疆土,使弱小的魏国一跃而成为中原霸主。以后的孝义人对他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三部孝义旧志都收录了历史上好多儒士官员、文人墨客吟咏他的诗文。宋代名臣、汾州通判赵瞻在《魏文侯城》中写道:“晋壤剖裂分家陪,魏至文侯功业恢。三师经术王迹开,五臣御侮强敌摧。况有成子相君才,吴起将兵亦伟哉。内咨礼乐古典该,外强师旅胜云雷。”孝义明代进士张冕的《魏文侯城》、清雍正年间孝义县令方士模的《魏文侯庙》等都对他的丰功伟绩进行了赞颂。

因此,追宗溯源,我才说:“我们都是孝义大村的厮儿。”

在离开大孝堡村那条明清老街的时候,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那条细长的石碑,心里说,我们还会经常到大孝堡村里来看你的,因为我们都是孝义大村的厮儿。

七律

题方山县静峪宫

□ 牛廷明

一

武当山下静峪宫,
钟鼓频催有缘人。
梦游玉枢临国道,
诗寄南岳近春声。
登高捧出三桃月,
揽胜呼来九菊星。
宏图欲动仁威在,
北川无虞庆年丰。

二

历历沧桑雨后晴,
擎天一殿同月明。
红柱黛瓦藏古韵,
火树银花耀星空。
千里寻仙紫阙外,
四时问道白云中。
俯仰天地楼阁上,
收拾夕阳寄长空。

三

半岭吹过一亭风,
松鹤邀我访仙踪。
北川又见玄天月,
南地初闻静峪宫。
山横九皋云作锦,
水廻千年雨化霖。
十方世界凝视久,
灯火不知已初冬。

四

星垂北川月近人,
歌起天籁风回声。
随顺自然元生仪,
阅尽沧桑道启蒙。
游目三山销俗念,
寄怀五岳慰尘心。
莫叹浮云游子意,
归来一醉碧玲珑。

七律二首

□ 田建平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感怀

烽烟八秩忆峥嵘,
血沃神州剑气横。
卢沟弹痕铭国耻,
太行烽火铸干城。
同仇终扫扶桑寇,
共济尤珍赤县情。
砥柱中流存浩气,
长教日月焕新晴。

建国七十六周年颂

七六春秋伟业宏,
山河再造展鹏程。
星槎探宇巡河汉,
虹轨穿云贯蓟京。
稻浪千重仓廪实,
蛟龙万丈海波平。
初心铸就钧天梦,
更举云帆向复兴。

沁园春

贺新中国七十六华诞

□ 田建平

鼎祚昌隆,七六春秋,凤翥龙翔。看天眼观宇,蛟龙探海,稻翻新浪,桥挽虹梁。北斗组网,五G织锦,月背新留中国章。惊寰宇,是东方奇迹,尽显荣光。

山河万里呈祥,引无数英雄竞栋梁。有戍边将士,钢枪映雪,科研俊彦,神笔生芒。精准脱贫,共同富裕,盛世宏图国运长。抬望眼,正复兴路上,再启新航。

虎头山(外一首)

□ 田富全

一帧时代的刻痕
一道凝固的闪电

走近你,惊闻
铁钎与岩石的争辩仍在回响

斑斓的山坡至今
不忘翻滚的金色麦浪

世纪风沙
磨不灭岩壁间蝴蝶的翅膀

轻触石堰上粗砺的棱角
如解析青铜铭文的沧桑

古柳参天,枝叶间
奔涌着碧绿的生机
虎首昂然,依旧抖擞着
穿越时空的长啸

走进你
便是与惊雷共振
拥抱你

便接住民族脊梁投射的星光

站立山巅
整条黄河,在血脉中
轰然作响

六月,反光的麦地

或许 那时的日子过于凄苦
才有了麦子抽穗后的愿望

或许是那时的梦境过于刻板
才梦想着六月麦地的反光

弯腰割麦的父辈们,像
一个个问号
他们多想站在这麦地的中央

如今,麦子已在幻想里翻身
连麦浪也都有了神性

在北方
这一片又一片的麦地 耀眼地
让乡村显得工整和彼此地对仗

三川河

这一年(外二首)

□ 李峰

用白发千丈,形容衰老是不够的。无法言说的
是那千丈白发,挽成的一个一个的死结,揪心的疼
想用咳出血,来表达我的乞求,也是不够的
这一年,我的血,被抽走十次,还回来的是十张
白纸,像借据,又像是判词。摇摇晃晃的时间里
我一直无法承认,命就是一根头发变白,一滴血被
抽走。我也无法回答,那些死结,有多少种解答
这一年,我能坦白的是,我像风一样,匆匆忙忙地
行走在一场花开花落之间。我把花的每一次绽放
都看作是最后的一次咳血。我也必须领走,那些残花的
死尸,就像一场花葬,那么的体面,那么的有仪式感

这一年,在与声嘶力竭的交手中,我已习惯了放手
任凭那风刮,雨落,苍老与失血。我就像一粒尘土
一样活着。我乞求,放过这一年,就像是饶恕一次罪过

与人谈隐居

夜色暗下来时,万物寂静,适合谈隐居

有人说,躲进一座深山,甚至藏在一个山洞
挖野菜,食野果,日日面壁,思过。仿佛
这尘世间,真有一片净土,一尘不染。可是,一想到
那世外桃源,原本就是一个虚构,便心灰意冷
或许隐居不成,刚刚逃离人间,又入虎豹之穴
不行的话,有人提议,归隐田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仿佛唯有如此,才有古意,才更纯粹
然而,只要想像那些博物馆式的锄头、犁铧
石磨、扇车,就会由衷的反叛,像挣脱一个枷锁

夜色更深时,我已无法想像那深山的幽黑
和田园的明媚。眼前,只有纯粹的空荡。那时
我只想到了绝对的孤独,是它,收留了我无限的杂念

暗花纹

一个汝窑豆青的碟子,被我珍藏了多年
并不使用。我只是喜欢眯起眼,看那碟子中的
暗花纹。轻轻一摸,那花就开了,像碧玉
也像浪花。这亦梦亦幻的感觉,如同看冬天里
窗户上的冰窗花。阳光照过来,有的像芭蕉叶
有的像牡丹,有的像十字绣。只是那短暂的盛开
连一个清晨也留不住。就像一摸,就要融化掉的童年
这些都太具体了,后来,我就开始喜欢石头上的
暗花纹,我也说不清,它像流水,还是像鱼的化石
或者,就像流动的时间。有时候,我还能听到奔跑的
声音,就像一块冰窗花融化的脆响,抑或是一个
瓷碟开片的动静。没有石头时,我就一人眯起眼
看手掌中的老茧,或对着镜子,看脸上的皱纹。它们
一会儿具体,一会儿抽象;有时像盛开,有时像凋败
在镜中,面对我花白的头发时,我看到,时间的暗花
纹,开了

我在兑镇中学求学的日子

□ 郭新荣

四十多年前,我曾在原孝义县兑镇中学复习2班和高28班学习。回想起那段求学经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禁思绪联翩,感慨万千。

这所学校创建于1956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孝义县西部山区乡镇培养文化人才的摇篮。

兑镇中学位于孝义县兑镇镇兑镇村西。进入学校大门,向里走是两间教室。再往西,可见一面梯形山坡,山坡两边有序排列着几排教室。东边一层一排为窑洞,是教师办公室兼宿舍。还有一排学生宿舍。上到最顶端,又有坐北朝南的一排宿舍和坐西朝东的一排宿舍,都是砖坯瓦房。校园内,一排排杨树整齐排列,绿树成荫,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操场是黄土地面的,上面有序安放着高低杠、单双杠、篮球架等体育活动器材。

各门课程都抓得很紧,有油印的复习资料,老师们围绕提纲讲解。数学、物理、语文,这3门课程,都配备有2位老师。

课堂上,老师们分门别类地精心讲解,学生们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听讲,呈现出一派如饥似渴的学习氛围。大家都在刻苦学习,可谓废寝忘食。

晚自习时间,老师们轮流在教室内巡回指导。有问题时,及时解答。共性问题,统一讲解;个性问题个别指导。

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学校给我们复习班的教室送常电,后半夜,有的学生到教室学习,也可以开灯。有的同学十一、二点回宿舍睡觉,凌晨四五点就到教室学习。他们说,那个时候安静,便于记忆知识点。但老师们不提倡这样做,怕影响课堂教学。我虽然没有那样做,但也是刻苦学习,不甘落后。大多晚上要学到十一、二点,才回宿舍休息。

冯光亮老师的数学课,书写的一手漂亮圆润的“冯体”字,板书规范整齐,讲课速度均匀,娓娓道来,问题迎刃而解。在讲到三角函数总结课时,把三角函数的一系列公式转化串联在一起,归纳总结,便于学生们复习记忆。

物理老师张崑讲课,善于提纲挈领地总结,一节课或一个章节讲完后,总会归纳出几个要点,让我们便于领会。物理老师付纪闽,是四川人,但他却学会了用孝义方言把物理名词讲的通俗易懂。在讲综合性应用题时,他讲解列出综合算式后,就直接写出得数,说,计算过程自己下去演算,这是数学上的事情,我这里就不详细计算了。这样就节省了课堂时间。

化学老师李殿宦兼班主任,讲起课来,风趣幽默,在讲到分子运动的布朗运动时,是无规则运动,他就在讲台上作了一个身体抖动的动作,孝义话叫“圪嗖哩”,同学们由此加深了理解。在讲到化学元素周期表和元素化合价时,他分别用两首歌,即《社员都是向阳花》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曲谱,教我们唱会,帮助记忆,我们至今都会唱。

政治课,刘返成老师,清徐人,讲起课来笑眯眯地,能把那些枯燥的政治名词讲得通俗明白,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区分清楚。每一个大题,有几个要点,都给归纳出来,便于记忆。

武丕瑜老师侧重讲古文,他讲课抑扬顿挫,边讲解边翻译,轻车熟路,讲得耐人寻味。在西辛庄高中时,他曾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到了兑中复习,他从学习到生活,对我都很关心照顾。

杨五云老师讲语文课,他站在讲台上是看着教室的天花板讲,但他却能看到学生在干什么,如有学生作小动作,他会马上指出来。他的记忆力特好。在讲《岳阳楼记》一文时,要求背诵,有的同学说不好背诵,他说,多读几遍就背会了。不信,我现在就给你们背,说着他在讲台上,一口气就把《岳阳楼记》全文背诵下来了。他说,我这么大年纪还能背会,你们就背不会?下点功夫,自然就背会了。

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这些外来生视如己出,一视同仁,爱护有加。在小测验后,对我们也是当面批改。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那时,曾有吕梁地区教育局干部的多名子女,慕名来兑中复习,并以此为荣。

复习班的同学中,有和我们同一届的应届生,也有少数“老三届”和比我们高几届的学生,年龄最大的二十好几岁,最小的十六七岁,真是“兄弟姐妹同窗友”。大家复习都很用功,目标一致。通过勤奋努力,进入高等学府,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侯绳纲老师戏称我们是“太学生”,意思是:比大学生还“多”一点,可又“少”那么一点。

复习时间过得很快,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7月20日,我第一次走进高考的考场,参加了考试。当年,有20多名同学被清华、复旦、南开、北航等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也有不少同学,考入了本省的大学。我的语文考了64分,但总分不达大专录取线,以6分之差,名落孙山。

秋季开学前,经过考试,我被分配到应届班28班学习。

1979年7月,参加高考,我考入山西省长治农校蚕桑专业,开始了为期3年的专业学习。

前些年,我在孝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孝义文化研究》会刊任责任编辑时,才得知,1979年4月26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以《“甜果子”是怎样结出来的?》为题,刊发了山西日报记者温兰勤和通讯员马长海共同采写的对兑镇中学进行的专题调查报告,并配有编者按。但就是这样的爆炸性新闻,我们当时也一概不知,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就没有说过这件事情。他们只知道教书育人,默默奉献,而对于所取得的成绩从来不去夸耀。

参加工作后,我没有能够经常回兑中看看,深感遗憾。但在工作闲暇时,却常常想起当时在兑中学习、生活的情形,那时的师生情、同学情,终生难忘。那时养成的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兑中精神,激励我积极向上,永不停息!